

桥

(小说) ●晓平

新区和老区之间横着一座桥。打市政府迁到新区后,桥面便日渐苍老、萧条,无处不带着衰败的痕迹。

夏日的一天下午,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从桥西走到桥东,又从桥东走到桥西,最后踱到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前。

“小师傅!”中年人招呼道。修车子的小伙一抬头,看来人两手空空,并非修自行车的。手一扬道:“治伤的诊所在对面。”

“我不治伤,在桥上随便转转……”中年人道。“这桥有屎看头!想折胳膊断腿呢?”

中年人没有理会,自言自语道:“这桥面早该修了。”小伙子站起来,怪模怪样绕着中年人转了一圈,揶揄道:“哟哈!没看出你老兄还有忧国忧民之心啊!可惜你不是市长,当官的谁顾得管这些……”

“当官的忙什么呢?”中年人微笑着反问。“你没听人说:省上忙出国,县、市忙筑窝,乡镇干部忙吃喝!老兄,你白活了……”小伙子念念有词。

中年人淡淡一笑:“你说的也不尽然,据我所知,市上马上就要修这桥面了,到时候小心断了你的财路哟!”

小伙子断然道:“别信那鬼话!这话我听得多了。如果真修,我他妈的捐它个千八百的。你看看我这腿……”小伙说着朝前走了两步。“去年在这桥上摔断了,接骨时又没接好。一辈子就这样了,我操……!”

中年人这才发现,小伙左腿的确有点跛。“对不起……”中年人说着低下头去,沿着路边慢慢地走了。

翌日一早,老区上班的人们发现桥面上开来了几台压路机,几十名修路工已经开始忙活起来。后来,人们纷纷传说那中年人就是市长,可谁搞得清呢?但市晚报登出一青年捐款的消息却是千真万确的。



刊头设计 董火山 本版编辑 周夫

壶口一瞬 (散文)

●虎一川

对壶口瀑布,想往不是今日始了。如今,我就站在它的面前。

我盯着迎面砸来的黄河,惊奇地发现眼前的黄河被挤压得完全变形了,它压根不是水,而是跳跃的、板状的、棱形的、条状的、黄色的石头。大大小小的石头拥挤着,碰撞着,义无反顾地翻着跟头栽了下来。

水上有个被砸得极深的坑,石头猛地填坑填满,然后又被砸开,又被填满,白天是这样,黑夜也是这样。我抹了把湿漉漉的脸,我不敢久盯着一个地方,久盯一处你会感到石头在倒塌,水在往上奔,强大的吸引力逼着你往水中跳。

有人在拉我,叫我,我看见他们惊恐的眼睛。顺着他们手指的地方,我看见了一条茶杯粗的花蛇,一文有余,就爬在距我不到两尺远的地方。它不是盘成一团,而是拉长了身子,它的头长长地伸出了崖外,闪闪地吐着血红的芯子。

又有谁大叫一声,指着对岸的崖石,人们同时发现对岸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蛇,头同样长长伸出了崖石,同样吐着血红的芯子……

简直是天意,简直是神灵的召唤,我奋力地抑制了一切行动,我不怕农夫与蛇的故事,我想蛇也是来观壶口瀑布的,它绝无伤害人类的意思。也许它在山洞中活得太阴暗了,太潮湿了,也许它在草丛中活得太萎琐了,它也想……它想什么呢?天哪!我真想弯下腰摸摸它冰凉的躯体,但我怕。

突然,蛇,高昂着头,身子一纵,尾巴一甩,象根枯树枝似的,斜斜地跌入了泡沫之中。立即,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但对岸的那条蛇,却扭转了身子,缓缓地朝着山岭蠕动着,又回到山洞草丛中了。它仍然只是一条蛇。

跳入壶口的,粉身碎骨的,当然也是蛇。鲤鱼跳龙门是绝不会变成龙的,蛇跳入壶口也决不会变成什么别的。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感受了、领悟了一次辉煌。一次壮烈的辉煌。

谁也无法解释它为啥要去死,也许它老了,也许它身患癌症,也许它仅仅是考验一下自己的勇气,更也许,它仅仅是为了这一跃,但它毕竟辉煌了。我敢说任何人面对着壶口瀑布,阳刚之气都会油然而起。

人生短暂,漫长的平庸,怎比得上辉煌的瞬间!

醒来吧,伙计!外面是大千世界。我红色的梦中有你,你黑色的梦里可有我?不如早醒,看你的弟兄早燃得熊熊。

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

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

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醒来吧,伙计!

正值玫瑰花开的五月,祥云送来了他的第一部诗集《太阳城之恋》的校样。

祥云的诗,和他的人一样实实在在,这些年来,他自信或者不自信地走着一条坚实的路,始终追逐着他心中的那片灿烂的阳光。

我和祥云相识在十年前的一次笔会上,那时,他是铜川矿务局的一般干部,一张真诚的脸,一对真诚的眼睛,便是他给我的全部印象。我素来认为,真诚是诗人必备的素质,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读到他太多的东西,但心下却莫名其妙地对他寄有一种厚望。我们的友谊,也同时扎根在这片诗的土地上。

收入《太阳城之恋》的一百多首诗共分两辑,一部分是讴歌矿山生活的“煤海里的浪花”,一部分是抒发人生感悟的“绿色的旋律”。漫步在这诗的巷道,走进这诗的丛林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诗人那份执著的爱和由爱而焕发的由衷的激情,以及对生活和他赖以生活的土地的一片深情。

他爱我们的时代,也爱他所熟悉的生活:因为我爱我脚下这古老的大地,我要收尽你的缕缕银丝,为她织一件美丽的春衫……

《望月情思》 开放时,尽力绽放吐蕊 不肯把春光错过 即使有一天落花飞

也要把馨香留给生活……

《露珠与花朵》 他在《大树的诗》中这样写道: 即使变一张耕云播雨的木犁

也和春天的泥土相亲……

祥云的诗,感情饱满,形象鲜明,不论状景或是抒怀,处处都闪烁着诗思的睿智和博大的心胸,

他的诗属于西部诗坛阳刚的一支。读他的诗,有一种心灵的穿透力和生命的感召力,纵是抒写苦难,在他笔下,毅然迸发着坚定、果敢、不屈和刚毅。

祥云在渭河平原长大,多年来一直和煤生活在一起,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氛围,不能不在他的感情和心灵里留下一道深深的印迹,他这文献给煤城的恋歌,也不能不散发着这一氛围的浓郁气息。

难能可贵的是,祥云在他这些生活气息浓郁的诗行中,用他深层的人生思考,给诗揉进了更多的哲理的意蕴,使他的诗显得更具感人的魅力,而他人格力量的显现,也恰是借助这些富有哲理的诗句。

他在《地下水》中这样说: 滋润炮眼焦渴的心窝

把飞扬的煤尘捕捉 不管生活的井巷多么

曲折、幽长 呼啸向前,从不退缩

这就是我们的性格 这就是李祥云。这就是李祥云的诗。

他有一片灿烂的阳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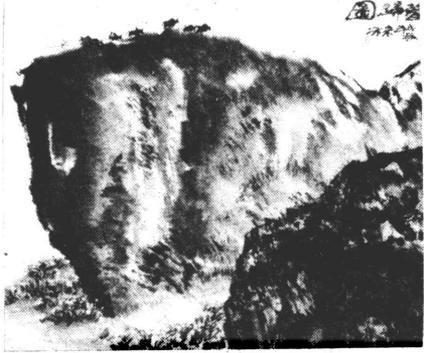
序李祥云诗集《太阳城之恋》

序李祥云诗集《太阳城之恋》

序李祥云诗集《太阳城之恋》

序李祥云诗集《太阳城之恋》

暮归 (国画) 来冰作



闲戏 (小说)

●潘仪华

人常说,三个女人一台戏,刨床组不多不少恰好三位女性。

这不,“洋娃娃”小悦刚踏进车间,便“哎哟,哎哟”地叫唤起来,“咋搞的,地也没人扫,害得我……”原来洋娃娃白嫩的腿被铁屑挂住,划破了皮。

随即,“水罐子”胖妞儿也亮开了嗓子:“太不象话了,开水也没人打,要渴死人嘛!”胖妞进车间首先要喝水,这是多年的习惯。

于是,俩人约而同地想起——“管家婆”刘组长咋没来?这可是十年不遇的事,该不会是调动办成了。三缺一,这台戏没法唱。

胖妞愤愤然:“好你个管家婆,爱人昨天才升了副——厂长,你今儿就当起官太太来了。”她把“副”音拉得好长,似乎很不屑一顾。

“眼红了?”洋娃娃接腔,“不过,管家婆这些年也真累得够呛,该跳跳糟……”

“可这今年的先进不都让她当了?别的组都是大家轮。”

“那倒是。反正这几天没人送毛坯,也干不成活,找个借口去寒寒酸酸她,让她走前请一顿。”洋娃娃提议。

“对呀,就说游标卡尺找不着了。”胖妞儿顿时来了精神。

“两位早上好!”说曹操曹操到。刘组长不知什么时候笑眯眯地站在刨床前。

洋娃娃瞅瞅胖妞儿,胖妞瞅瞅洋娃娃,两人有些尴尬,一时无话。还是胖妞先开了口:“刘组长,你调……”洋娃娃反应快,用高跟鞋踩了胖妞一下,抢过话殷勤地说:“刘组长,我们以为您病了,正准备去看看您呢。”

刘组长笑着说:“我是调走了。瞧,我是来给你们送毛坯的。”俩人这才看到刘组长身旁有满满一车毛坯。

“该不会是毛坯组吧?”胖妞迟疑地问。谁都知道,毛坯组在全厂最脏最累最没技术最没地位,谁都不愿干。

“是毛坯组。以后我们是前后道工序,我们仨还要好好配合。”刘组长平静地说。俩人嘴都张圆了,却没说说话来。(作者系《西电工人报》编辑)

醒来吧,伙计!外面是大千世界。我红色的梦中有你,你黑色的梦里可有我?不如早醒,看你的弟兄早燃得熊熊。



鸟语花香 (国画) 孟湘作

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

集体词 孙斌 执笔 王新华 曲

(西安变压器电炉厂厂歌)

5-1-5 | 65 32 1- | 25 6 7 6 2 | 5- - 35 | i-i 7 6 6 | 5-3 6 5 6 | 2 -

高高的塔吊,巍巍的厂房,这是我们的工厂,改革的春风,时代的号角,激励我们奋发图强,

我们是电力建设的先锋,我们是电炉制造的栋梁,让技术结出丰硕的成果,我们让经济效益吐出芬芳。

1- - - | 1- - - 25 | 3- - 5 | 2- - 5 | i 25 65 32 | 2 24 55 65 67 | i i i i o | 5- i - 5 | 果。

寄托人民的期望,鼓舞我们乘风破浪,我们要开发先进的

产品,要建成现代第一流的工厂。腾飞啊!

55 54 3 2 | 6- - - | 2 2 2 6 5 | 3- - - | i | 2 2 2 6 5 | 3- - - | i |

面交电炉,腾飞啊!面交电炉,腾飞啊!

2 2 2 6 5 | 7- 2 6 5 | 2 2 6 5 5 | i - - 5 | 面交电炉,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,腾飞,腾飞

2- - 5 | 6 i 2 5 3- | 2- 3 6 5 | i - - - | 飞迎着那时代的曙光。

